

養一齋集

養一齋集卷之十六

山陽潘德輿彥輔

說解

格物說

大學莫先于格物格物之義儒者紛然如聚訟初學未易明也鄭注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于善深則來善物知于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格之訓來義本爾雅尚書格汝舜詩神之格思皆是恨持此釋大學辭旨不明曰孔疏謂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勉彊疏解繆曲難通程朱所以別易一說而格訓至

也格之訓至本尙書格于上下然古人之格訓至到也程朱之格訓至極也已不相合且無論爲到爲極猝然語人曰致知在至物物至而後知至不亦覺其難通矣乎司馬溫公則格訓扞謂扞禦外物而後知至道姚江王氏略依之而變其說則格訓正謂去其不正以歸于正宋儒楊簡明儒魏校許孚遠王敬所皆同此旨謂垢去而鏡明故物格而知至揆之聖賢克己遏欲之功諸說亦未爲剌謬然與上文物有本末之物既不一例又豫奪下文誠意正心之實事而經文先後相次之旨全不可通矣更考溫公扞禦之扞本之禮記扞格而不勝格訓扞猶可也若楊簡王

敬所皆云格而去之格之訓去吾未之前聞也姚江之格訓正本論語有恥且格孔注尙書孟子格其非心孔注蔡注趙注然知至而後物正或可言也物正而後知至語似顛倒終不如知至而後意誠以下諸語之易明也然則格物究何解曰程朱所論格物之義揆之經文不失其次序實勝鄭氏溫公姚江諸說特其字訓以至則辭旨仍未明若曰格通也尙書之格于皇天是也猶是窮至事物之理之義而易其訓曰通則援據旣無可訾卽以語人曰致知在通物物通而後知至亦明白而易曉矣吾更思之尙書之格于上下亦當訓通而不訓至通于上下通于皇天通

于物皆言其無不徹冝叜考宋儒論格物之法與程朱同
而不盡同者窮萬物之理同出于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
于一爲致知藍田呂氏之言也以求是爲窮理上蔡謝氏
之言也天下之物不可勝窮而皆備于我非從外得反身
而誠則天地萬物之理在我龜山楊氏之言也物物致察
宛轉歸己又曰卽事卽物身親格之不厭不棄武夷胡氏
父子之言也皆委曲不直截若近儒安溪李氏直以知本
詁格物謂物有本末貿乎格之而知其本天下國家末也
身本也此與古本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合然格
物之法詳矣以知本盡之終未愜滿人意吾獨愛近儒二

曲李氏之言曰格物之物即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格者格其誠正修齊治平之則即中庸之擇善也若舍卻至善之則不格而冒昧從事欲物物而格之入門之始紛紜膠葛是博物非格物也二曲之訓格亦本程朱其論格之之法直截而充滿尤有功于學者程朱復生無以易之雖豩爲姚江之學此論獨可從也然則格物之義則從程朱格字之訓則當云通格物之法則從二曲蓋身心意知家國天下有一不通則知輒多阻而知安得至然必專即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而求通焉斯通其所當通而非無用之博通姚江王氏格齋前竹七日不

通遂訾謷程朱以爲務外不知此姚江之務外而妄求博通本非程朱所言格物之義也孔子謂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貫通也卽此通物物通之旨也朱子格不訓通而補格物傳曷嘗不曰豁然貫通乎周易屢言通天下之志又曰通變之謂事又曰往來不窮謂之通又曰推而行之存乎通學者苟知通物之爲通志通變所以爲往來推行計也則知大學首格物之義而格之之法不妄施矣

戒愼恐懼卽愼獨說

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

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據文勢只是一事隱微卽獨也獨卽其所不睹不聞也詳言之則曰戒愼恐懼總言之則曰愼也獨是獨知而曰其所不睹不聞者言事未著而念已動雖未睹未聞而實獨知之也如思酒食思談笑酒食雖未見談笑雖未聞而此念實自知也朱子以前無不如是解者至朱子乃以念初動時爲隱微是爲一境念未動時爲其所不睹不聞又爲一境以爲若是一事則言何必若是之重複不知莫見乎隱二語乃詮所以戒愼恐懼不可須臾有離之故而未嘗重複也且朱子所以必分作兩事者以不

可須臾離是皆偏說若在動念時乃用戒懼之功則未動念時必將離道不知道之離不離總在念之動時天下無不動念而能離道者也離道專從動念起須臾字爲隱微字張本言念之初覺須臾之間目而莫見莫顯可畏之甚如此文勢不愈完整一片邪若必以戒愼恐懼爲未動念時乃爲防于未然之存養則古人盤銘几誡矇誦史箴在車則聞鸞和行步則聞佩玉無一非防于未然者豈眞在念未動時邪至以書之不見是圖禮之視無形聽無聲爲辭則尤不類書所云不見是圖者欲得民心于未著見之時禮所云視無形聽無聲者欲得親心于未著見之時以

己測彼彼實有志之可承怨之可度故其勢似難而實易今己實未有一念而欲圖之視之聽之其難不轉同于捕風捉影邪故朱子之說予讀之凡有四疑焉既云不睹不聞養之于未發則此隱中之隱微中之微百念未芽萬無可以實力既戒又慎既恐又懼文理豈相貫注此一疑也朱子知其不相注也故他日又謂戒慎恐懼四字不須說得太重只略略收拾住便是夫略略收拾又與既戒又慎既恐又懼之旨不相洽與經文不相洽而以之釋經可乎況朱子又謂道著戒慎恐懼已是賸語夫經文如是之丁甯諄切而祇以欲明己說遂謂經爲賸語可乎此二疑也

戒愼此愼愼獨亦此愼今解上之愼謂在一念未動時只略略收住解下之愼謂在一念初動時必尤加謹旁愼字同在一章同在一處緊相承注而兩解判然經文有如此之迂曲而乖別者乎此三疑也喜怒哀樂七情也戒愼恐懼亦七情也不得謂喜怒哀樂爲未發獨能謂戒愼恐懼爲未發乎即以略略收拾當卻戒愼恐懼而誰收之乎非一念之動乎不動念而戒愼恐懼固萬萬不能不動念而略略收拾亦萬萬不能而何得謂存養在未發時乎此四疑也具此四疑歷有年所而卒未有可以破吾疑者吾故力主戒愼恐懼即愼獨之說不能變也或曰凡言存養省

察者皆言靜存養動省察也子獨謂未發時無存養工夫不爲悖先儒而自用新奇之意見乎曰凡言靜存養動省察者皆宋元明諸儒之言而漢唐之儒未之言也言者之多又皆以朱子解中庸此章分兩事故曰子則謂孔子未嘗言存養言存養始于孟子孟子牛山之木章先言人放其良心旦晝之所爲梏亡夜氣而統之以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四語然則養與不養全在旦晝之所爲故引孔子操存舍亡之說以結之欲人毋梏其良心而謹于其好惡以自別于禽獸未嘗云念未動時先有存養之功也盡其心章先言知性知天欲人用力于知次

言存心養性欲人用力于行修身以俟之正言存養事天之實未嘗言念未動時先有存養之功也君子存之章言羣聖之事功存心章言仁言禮言忠歸于自反養氣章言集義養心章言寡欲皆就念之動時接物當理而言何嘗有不動一念之存養哉今必推使高鑿使深謂念初動而克之猶爲後天而非太極不如在念未動時方爲有功不知此非孟子之意尤非孔子之意也孔子第一等弟子無過顏淵聖門第一等傳授無過克己復禮爲仁而克己者克私欲也私欲是念克私欲則亦必在有念時克之無疑何嘗教以念未動時下克己功夫哉不獨語顏淵無之論

語皆無之也且孔顏孟之學卽堯舜禹之學也堯舜禹之學惟在執中執中功夫惟在精一精也者察是非之界至精也正在念初動而審其幾之時一是守是而去非又在此後矣皆從動念說起未嘗從未動念說起虞書又兩言惟幾可證也佗如伊尹之言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周公之言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動念字諄諄示戒矣不言念未動若何也豈眞缺此一段功夫待後人之補言哉如待後人之補言則堯舜禹伊周不足為聖孔孟而不補言則論語孟子不足為經典矣吾謂存養不離省察別無存養于靜一門猶天地無一時不行而不

動之理自在其中中庸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正此義也或曰信如斯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一語將何承乎致中致和各有功夫子不將謂致中無功夫乎潛雖伏矣二節仍分承戒慎恐懼慎獨之義如子言則末章與首章將不相應乎先儒屢言敬貫動靜卽中庸之不動而敬也如子言敬不祗在動而不在靜乎且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慎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則分戒慎恐懼與慎獨爲兩事者自程子始子何謂朱子始以隱微爲一境不睹不聞又爲一境乎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非無所承也承天命之謂性來也天命之謂性中也率性之謂道和也修

道之謂教致中和也修不必作品節解修爲即是教不必作禮樂刑政解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即是必以品節爲修禮樂刑政解教字然則孔顏曾孟皆不得位無修道時矣嘗謂修字合在高位在下位皆然但能于獨戒愼恐懼即謂之修道道字本該性字能修道則爲致中和旦豈必別于未發時下功夫乃爲致中而後徐議致和也哉且玩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二句則知中節不中節全在發時乃可見得而中字直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渾渾解之不明言中爲若何形狀若何得力者非略也誠難得而言也今先于渾渾一中字內安寘戒愼

恐懼四字則是喜怒哀樂未來先著一重戒慎恐懼在內斯爲偏倚矣又何以中邪中與中節中字音義相轉凡發者中節則可知未發者必中發者不中節則可知未發者必不中是以聖賢之心有已發時有未發時聖賢功夫只在已發時盡性卽在道內中卽在和內聖人只是修道而中和一時都到故統言之曰致中和而不曰致中若何致和若何也如此則致中和句卽是修道之謂教句大學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正是此義而朱子所謂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者似多一層員融矣至末章潛雖伏矣二節分承戒慎恐懼與慎獨

者亦朱子一人之意如果分承則首章從大本大原說來
于念未動作起正是次序合當如此末章卻何故倒寘先
說已動念後說未動念邪倒寘則于理不合則不如無分
承之愈也衣錦尙絅一章凡八引詩皆反覆詠歎闇然日
章之意潛雖伏矣二節無甚分別奏假無言二節亦無甚
分別于無別之中求其別則敬信二字是坐實內省處篤
恭而天下平是坐實不賞民勸不怒民威處所謂長言詠
歎再三示意以足其說微有虛實之序而無彼此之殊也
若敬貫動靜之說此亦從存養省察分門之說來其語宜
善會凡人不敬皆在動時動無不敬則靜之主一可知此

所謂貫也若不動而敬動對言說如論語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之動蓋舉動而非動念之謂也不待舉動而敬此正所謂愼獨者也而豈不動念而已敬邪且古人無以動一字爲動念者六經具在可覆而稽也則不動與不言對斷指形體而非存養未發以致中矣程子所謂不愧屋漏與愼獨若分兩項者以一與字故曰然獨者獨知也雖在大廷之地亦有獨念而人未知己獨知者屋漏則專就一室獨處時說故程子以屋漏與獨知分兩時實則一意曰豈必以不愧屋漏爲念未動時哉若程子注中庸首章則絕未以戒愼恐懼與愼獨分言也惟是程子有存養于喜怒

哀樂未發之前則可之說要亦與門人議論及之而其解中庸首章則未及此故予謂戒愼恐懼非愼獨之說斷始于朱子也然自程子有存養未發之說其門人遂有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者矣其門人之門人遂有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者矣此雖或爲程子之所非或爲朱子之所病然以予意斷之莫如并去存養未發之說爲戛戛然無流弊也金谿姚江之專言心體以求識心未必非靜坐涵養未發之語啓之故朱子中和說四篇予亦不敢信也總之吾儒所以異于禪者專在虛實之別靜坐而于未發時用功唐虞伊周孔孟之書皆無之程

朱之言較之金谿姚江之言切近可循而釋中庸首章已發未發有令人難釋然者易爲異學所藉口予故力主戒愼恐懼卽愼獨之說而反覆詳審之仍還唐虞伊周孔孟之舊說而使藉口者無其端焉蓋旣以唐虞伊周孔孟爲主則于程朱二子之言少有所出入而有所不恤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說

世無靜虛之聖學而宋明之儒者好言之馴至講中者天下之大本多有以至虛至靜無中含有當之者夫大本卽天命之實理何爲虛靜若虛靜卽大本是宋爲大本咸爲達道有動靜而無所以動靜者此陸王之學與佛老何異

若以爲大本承未發言未發非虛靜而何此特望文生義
實不明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夫喜怒哀樂中節之
和誠難若未發則似人人有之何以卽謂之中因于諸儒
講義摸索而不得遂漫然以虛靜當之不知虛靜祗可以
論心而非所以論性也性者何仁義禮智信是也此昉于
中庸鄭注而韓子原性之論因之程子言性卽理也亦原
于此朱子注天命之謂性統匯諸家所以爲至精至備若
不以五常詮性則性是何物天命將在虛無恍忽中矣或
曰信如是第以五常詮性可矣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何
也曰此有二義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

善也故論性者必就喜怒哀樂之情觀之始可以驗性而
喜怒哀樂究是情而非性故又必推原至未發時而後性
之本體可得而言也一也程子張子論性有義理氣質之
殊與孟子口之于味章脗合最爲畫然然孟子屢提揭性
善張子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謂論氣不論
性不明是仍以義理之性爲主義理之性卽此章天命之
謂性之性也義理之性氣質之性人生後原不相離故此
章特言喜怒哀樂之未發乃是氣質全未動而純乎義理
者也欲從氣質之性之中專指其純乎義理者以明其不
相離故必曰未發也故足以謂之中而爲天下之大本也

二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兼此二義乃明謂之中之中卽尙書降衷之衷左氏傳受中之中與易言繼善成性詩言秉彝孟子言性善同是一物乃吾心最粹最實之處程子所謂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是也豈可以虛靜當之乎此書篇末又言惟天下至誠立天下之大本正是盡性實功若虛靜則何立之有乎辨此不精稍差則爲陸王大謬則爲佛老爭之毫芒間而已故吾嘗言古今讀書者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語不明而欲解天下之書以闡發道理未有不害人者也如以靜虛解大本卽是不明天命之謂性也然則何以明之曰吾解

天命之謂性則據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解率性之謂道則據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解修道之謂教則據論語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敢以正後之君子

郊社說

解經不可不愼也鄭康成信周禮而雜以緯書廳解禮記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嚳配之謂之禘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于南郊稷配之謂之郊遂致曹魏隋唐之世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竝行杜佑通典感生帝與昊

天上帝並列迄宋猶祀感生帝其釋祭法謂祀五帝及五人帝于明堂以文王配謂之祖祀五神于明堂以武王配謂之宗遂致晉武帝明堂暫除五帝座同稱昊天上帝而旋復之唐初明堂未立竟祀五方五帝于圜丘唐王仲丘宋宋祁皆言上帝五帝並行已久不可偏廢其釋月令大雩帝謂雩祀五精之帝遂致唐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其言地示有二夏至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示七月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示遂致曹魏名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名北郊所祭曰皇地之示唐制夏日至祭皇地示于宮城北郊孟冬祭神州示于北郊宋制因之

其言社與后土亦爲二大宗伯之告后土謂后土土神太祝之告后土謂后土社神遂致後儒羣言地非后土有欲改左傳履后土而戴皇天之后爲屋者解經之誤沿及百世故曰不可不慎也雖然康成之析圜丘南郊爲二王氏肅已駁之所言祀五帝于明堂宋神宗已駁之所言崑崙神州之示爲二馬氏端臨已駁之惟社與后土爲二則無駁之者以康成實據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又曰大封先告后土太祝大師大會同宜于社又曰建邦先告后土則社非后土明矣不知凡康成之誤在雜以緯書不盡由周禮而其謬實皆周禮啓之惟周禮言圜丘方丘而鄭

始有圜丘南郊之分惟周禮言上帝又言五帝而鄭始有郊祀上帝宗祀五帝雩祀五精帝之分惟周禮言社言后土又言方丘而鄭始有方丘祀崑崙泰折祀神州后土或土神或社神之分今若徒駮鄭之據緯則前儒猶有敢言者而牽連及于周禮則羣儒無不箝口結舌此歷代議禮之臣所以不乏通博之儒而禮卒未軌于正也以吾論之周禮明是六國人作何休此言實爲有見觀孔門七十子之記禮與子思孟子書及爲春秋三傳者皆徵引極宏博未嘗偶及此書其書言封國官制田邑多與羣經不合其無地不征無人不賦煩擾苛密何異秦法而何可據以斷

郊社之大禮乎今若一依禮記爲主禮運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所以尊天而親地也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仲尼燕居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則郊社之制至簡至明而周禮之棼雜鄭氏之怪誕不攻而自破矣何者周人果有澤中之圜方二丘則羣經何以不一言而惟周禮後出之孤經言之也祭法泰壇泰折之分儒者信周禮卒以圜丘方丘解之不知此

卽言郊社互郊爲泰壇社爲泰折社壇方故稱折也歷觀禮記皆郊社對舉不及二正則二正實不足信其國外之郊專祀天而不及地故曰祭帝于郊就陽位也國中之社乃專祭地與宗廟近而相對故曰尊天而親地也郊祭天而主日惟配以月尙不及羣天神更不宜參入祭地故郊惟特牲禮器亦言祭天特牲也惟因事告祭乃合祀天地故虞書類于上帝實以天統地以下始言六宗山川羣神也召誥用牲于郊牛二亦告祭合祀之一證而昊天有成命之詩卽告祭合祀所歌以非正禮故歌天以統地正禮則分祭一祭于郊一祭于社也三代後儒者考禮不精于

天地分祀合祀之議迭起互爭莫能畫一漢則先分祀後合祀後漢旋分祀魏晉唐皆分祀而宋則先分祀後合祀旋分祀明則先分祀旋合祀後復分祀大抵分祀援據周禮其人不可指數而合祀則徒病周禮繁重又行于夏至非人主所樂親涖如蘇氏軾之流而無一人言周禮實非周制夏無一人言周制分祀乃郊社之分非圜方丘之分其合祀特告祭之權宜而亦非常制也九支離者鄭氏所言圜丘方丘南郊北郊凡四祭後人不知晉初幷圜方丘于南北郊遂直以南郊當鄭氏之圜丘北郊當鄭氏之方丘岐之中又有岐愈不堪一例者也從古解此義者惟張

子云郊者祀天之位社者祭地之位郊外無天神之祀社外無地示之祭胡氏宏云無北郊只社是祭地陳氏傅良云社稷之祭乃是祭地然皆不多引證據秦禮記爲主言周禮不足信故羣儒復起而汨之朱子中庸注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頗得張子胡氏陳氏意而語類又云書傳言郊社多矣然吾意更有方澤之祭特周禮佗處又不言殊不可曉是朱子亦爲周禮所惑而不能定也王肅言圜丘卽郊近儒萬氏斯大言方丘卽社社北郊似參合禮記可從不知圜丘方丘已主周禮何可與禮記相通其謂傳皆杜譔而已吾嘗謂儒者議禮能奉禮記及羣經以駁

周禮則成周舊典今雖殘缺不完然皆可以通其大槩豈
獨郊社之易明也若周禮言上帝又言五帝尤不經月令
其帝太皡其帝炎帝云云此迎氣之祭其人皆本爲帝者
始可以言帝若五行之精亦可稱帝且與上帝並處一堂
則天誠有六而上帝何足以爲帝僞家語譏孔子言五行
爲五帝不足信也楊氏復猶爲之申解曰昊天上帝者天
之大名五帝乃天之分王于四時者馬氏端臨則言五帝
實分列爲五非即昊天猶五嶽之于后土也若然則五嶽
亦可以稱后乎皆無信周禮之妄言亦無足辨也或疑五
天帝崑崙神州之類誠不足實辨然使無周禮方丘之祭

惟以社爲祭地正禮禮近于略王者所所未安不知天子所祭之太社實統九州萬國之地與王社祭畿內之地不同與諸侯之國社亦不同故諸侯社少牢天子社必太牢其禮如宗廟而親密亦如宗廟又尊之爲后土以配皇天曾子問曰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何嫌詳于天略于地也況告祭則必合祀天地分之明其親又合之同其尊此正聖人事天地如父母之精義也若周禮分言社與方丘既駁之矣其分言社與后土考之羣經亦無可徵后土之后君也猶皇天之言皇也后土即社更無疑義惟月令其祀后土祭法共工氏之子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此乃配社

之句龍猶之配郊之后稷人鬼地示誠不可混而爲一要非如周禮之言封國告后土亦與社殊也或又疑社旣爲祀地正禮禮大矣不當與稷竝稱不知郊特牲云國主社示本也明以社爲禮之主本故告祭之事至多出征宜于社歸俘獻于社巡守征伐載社主大封諸侯分社土四時迎氣亦各祭社詩言以社以方是也凡此皆所以主社而親地而稷不得竝也其位則與稷竝者稷司百穀以養人亦天下之本郊主天社主地稷主人明三才之相耦亦聖人制禮之精義也說者不察誤信周禮社稷爲血祭下同于五祀山林川澤遂以社稷爲三獻之禮其儀簡陋則社

信不足爲祀地之正禮而必非澤中之方丘不稱矣然則欲定郊社之疑義勿據康成欲駁康成之誕說勿信周禮康成之釋儀禮禮記其大功不可沒然其據周禮以釋儀禮禮記者學者當分別剗除而周人之禮始可得而言也若康成釋周禮九賦爲口率出泉釋門關市政以斂爲官沒其貨釋國服爲之息爲貸以泉息以泉償者多非其啓後世剝民之端吾則以爲周禮本禍世非可府獄康成矣

干祫及高祖說

大夫三廟有太祖無高祖太祖遠而必祭百世不遷之別子也高祖近而不得祭止一昭一穆之故也故惟干祫及

之然大夫有太祖廟士無太祖廟亦于祫止及高祖旦至祭法大夫立三廟止及曾祖曰皇考廟高祖太祖則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此不足據蓋壇墠所以祭神示而非所以祭人鬼禱亦近誣此據金縢而失之者也當以王制爲正鄭注大傳仍本祭法之言謂無廟祫祭之于壇墠疏大夫無始封之祖君許其祫祭至于高祖不及始祖以卑故也然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有太祖王制云云是也其祫則徧祭太祖以下愚按此亦調停之說經旣明言諸侯大夫之等殺何有適庶之分當以王制爲正以大傳解之祭法斷不足據或謂無適庶之分則時祭

必及太祖祫嘗徧祭太祖以下何止及高祖也曰諸侯及太祖大夫士干祫及高祖此非言大夫士無太祖葢言大夫士無祫也夫干祫非大祫也經云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注干猶空也不知何本干字自來無訓空者今若云干請也有大事省于其君而請祫及其高祖改訓一字而經文朗然而其非大祫明甚其爲有大事而請告祭明甚而大夫之無大祫亦明甚矣至高祖非第爲曾祖之父而凡始祖以下皆得統名高祖此又可備一義者必以干祫爲空祫義既迂曲且即祭諸壇墠于空之義又何諦切也

周公居東二年東征三年解

孔安國訓金縢我之弗辟之辟爲法謂居東二年罪人斯得爲周公旣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鄭康成讀辟爲避謂居東爲避居東都罪人斯得謂成王誅周公之官屬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王悟迎公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朱子先從孔氏其謂周公之誅管蔡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使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小人乘間而入周家之禍可勝言哉此葚銖閒而朱子荅以爲是者也其謂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

師征之乃是正義馬鄭以爲東乃避誚乃不達時務之說此荅徐元聘書也晚從鄭氏謂三叔方流言兄弟骨肉閒豈應以片言半語輿師伐之又成王方疑周公公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于王王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此荅蔡沈書也漢書諸儒皆從孔說無異議歐陽公曹氏粹中亦主之陳氏鵬飛吳氏棫項氏安世蔡氏沈金氏履祥則主鄭說而黃氏震陳氏大猷陳氏櫟蔣氏悌生等猶主孔說以鄭說爲不然朱子荅仲默書雖自駮前語而鴟鴞傳之從孔氏者終未追改與東山傳自相違戾迄今讀者兩岐不決余考朱子後說理正意密實勝于前然

猶曰此從後人意見測度耳余今以詩書經文歷證之而後知居東自二年東征自三年從鄭不從孔者眞定論也何則居之與征其義顯判采薇詩不遑啓居玁狁之故禮記月令師興不居自古未有以居爲征伐者況三監武庚之外淮夷奄人紛紛弄兵公當往來逐北居何爲者一不合也大誥布王命于天下而金縢于流言之後止書周公乃告二公可知公未告王王未命討公輒矯詔發兵擅代王言何跋扈至此二不合也若云成王稺昧告屬具文則鴟鴞一篇艱哲深奧王如不解何必貽之豈貽詩則可解作誥則不解乎代王之言重大于進己之詩萬萬也轉不

告乎三不合也鴟鴞詩但云未雨綢繆末乃以風雨惕之
可知定如鄭說作詩之時止有流言三監武庚倘未舉事
若從孔說此詩解所以宜誅之意則逆謀已舉擾攘甚矣
豈未雨時邪四不合也鴟鴞四章純以鳥之求安爲喻緣
流言雖布反書未聞不優發姦致急其變故以隱語悟王
俾早爲之備迨王親迎公管蔡等知反間不行事將敗露
然後連兵犯順若從孔說則王師已捷首從皆禽詩可不
作即不能無詩亦當明敘其得罪之由滅親之不得已何
爲全用廋辭啓人臧志五不合也詩明云不見三年書則
云居東二年顯非一事而王肅亦訓辟爲法則謂書言罪

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孔氏穎達亦謂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其居東之年除其去來故二年朱氏公遷護此二說謂役凡二年其往來首尾則三年然古者師不踰時今二年乃得罪人凱旋豈容稽緩若云二年定亂而沖人未悟不遽來迎周公遠權勢俟朝命不敢遄歸遂致三年之久故伐柯九罭詩敘皆有周大夫刺朝廷不知之說似言二年可言三年亦可然必從此說情理愈短何者師出本非王命師歸必俟王迎豈曰敬恭羣寃蕩平上將無事國有流言王無譴責觀望不歸豈曰臣職卽興師出已自合待罪亦當遣腹心之佐振旅復命何爲以一

身之故薛卒大師久勞於外使居者行者怨曠悲思寒暑三易況久擁貔貅逗留險隘屬有譏人數彌不測六不合也總之書大誥明敘東征之事在迎公後詩東山破斧實敘東征之事在鴟鴞後余歷核經文居東東征斷非一事鄭長于孔較然明矣所可議者鄭臆斷東為東都雖孔穎達豯阿鄭者亦謂居東不知居在何處較鄭獨為審慎蓋此時洛未經營誠無所為東都也然穎達于七月敘正義又云居東者出處東國幽譜正義又云居東國當不出畿內自然在東都于時實未為都據後而言耳是穎達亦騎牆之見也蔡九峰謂鄭云東都不知何據甚當改云居國

之東則亦大略之虛辭反不若潁達所云不知何處爲得闕疑之義史記魯世家及蒙恬傳又謂成王有疾周公揃爪沈河書藏記府王長用事或譖周公周公奔楚徐氏文靖據戰國策季歷葬于楚山左傳杜注漸楚秦地括地志終南山一名楚山諸說斷楚爲周之畿內謂與金縢王出郊迎公之說相合則又似孔正義不出畿內蔡傳居國之東兩說轉不可廢然史記所言奔楚之由先與金縢不合亦不足爲確證也至鄭氏以罪人斯得爲周公官屬公欲救之作鴟鴞以貽王王肅責其橫造歐陽公辟其臆說信無可辭然居東二年東征三年鄭不幷而一之大綱實不

謬余嘗反覆獻疑究確然無一豪之可疑也始疑周公攝
政禮記史記詩敘皆同攝而忽避則秉鈞失人豈無後慮
且禍萌已見公乃優游械地乎然二公故拒何難倚辦大
政況公之攝政正須考訂尚書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
亂二年克殷云云已不甚確然猶計其年數耳鄭氏直云
攝政元年是改元紀年矣此則鄭氏大悖謬處且公于武
王崩後卽攝政豈如鄭說以成王六年迎公而反爲周公
攝政元年哉此沿尚書大傳而誤之甚者也夫三年之喪
冢宰攝政常典而已公既非威福自恣帝制自爲如新莽
之居攝紀年者何所疑慮而不委之二公以明己心乎且

[illegible]地待罪非優游也禍萌已見公所痛心徒以身在嫌中
姿動更有奇變不得不避耳而此避所以明己心即所以
折姦萌大權已謝蜚語安施此造言之人所以未叛而已
發覺也公之坦白精密如此豈常人所可疑議哉次疑弗
辟之辟即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之辟同載尙書同敘一事
不應異解然屬文之體言致辟管叔則可言辟管叔則不
可今若云我之弗辟是我之弗法實不成文況蔡仲之命
乃僞古文上書羣叔流言下即云致辟管叔是直以流言
柀誅而非以叛也公何以爲公乎左傳管蔡啓商惎間王
室王子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敘事乃有義法斷不當以

致辟疑邪辟也三疑辟訓行法爲國討亂方可以告我先王若辟音爲避則尚爲一避而已一身之計何爲告先王哉不知流言朋興王心已二若不暫解政權君臣之間釁端必鉅豈非宗社之憂先王之所恫乎朱子謂聖人不避嫌疑夫舜避南河之南禹避陽城若居堯之宮偪堯之子卽謂之簒此非聖人事乎然則辟音爲避于告我先王句義夏覺精美非孔氏之所及若穎達詩正義謂我不避孺子而去先王有謙讓之德我有欲位之謗愧無辭也意殊務外蔡氏謂我不避則于義有所未盡義太囫圇猶不足以攝服孔氏之心自四疑罪人斯得之得卽左氏得儁

之得詩獲醜之獲謂禽而誅之也鄭訓罪人斯得爲王誅公之官屬既駁之矣即蔡氏訓爲王知流言之爲管蔡亦知之旨何以爲得從孔說于斯得之義不較明乎然得字訓獲究未嘗不可訓知論語如得其情佗傳記所謂廉得其實皆是始王不知流言之人今乃知爲管蔡此即未敢誚公之由經文敘事一綫處也若公已克定三監武庚淮夷奄君諸國功在社稷薄海共賀王即疑公亦不過芥蔕于心要當告廟冊勳勞旋行賞之不暇乃屬人情乃有以對天下且二公贊襄何事于此等偉績亦不勸王嘉賞遂至落落寞寞處之第未敢誚公而已乎故蔡氏罪人斯得

之解朱子語類亦同可以救鄭氏之謬而正孔氏之誤乃明儒郝敬忽生異論解罪人斯得謂管叔明年將以殷叛王與二公使人執而殺之王疑公黨叔不使公知公旣知之乃作鴟鴞志痛明年王悟迎公公討武庚非討管叔此說旣無根據且叔特毀公王與二公何故加以大辟若謂坐以明年將叛之罪則是以莫須有定獄又武庚同罪何遲至明年然後致討孟子曰管叔以殷畔明是一事使叔尙未畔何爲以殷畔哉況叔方言公不利于王王必德叔疑公何能疑公黨叔遽然殺叔且不使公知哉此等議論閻氏若璩猶詳錄之吾不責郝氏之妄而惜閻氏之疏也

然則罪人斯得之解斷以蔡氏爲得惟蔡氏解名之曰鴟
鴞句謂毀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仍用孔義與
避居意相牴牾爲不可解曰五疑避居之說與詩書敘皆
不符然解經者資證經敘非所先也符不符本不足辨況
鴟鴞詩敘救亂之義亦欲知流言爲作亂之機有以救之
曰故但云周公救亂非云公已東征但云成王未知周公
之志非云未知周公業已討賊之志于詩敘何所悖耶大
誥敘稱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
誥夫欲敘作誥之由不得不追述武王崩後姦人生心之
故非斷定武王甫崩三叔武庚卽叛周公作相日在王之

左右未嘗避而居東也于書敘又何所悖邪六疑史記魯世家亦無周公避居東方事止云奉王命東伐作大誥誅管叔殺武庚歸而為詩貽王似太史公從安國問尚書師承甚古經史相符鄭為臆說故穎達詩正義謂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也然史記奉王命之說于金縢敘事則屬添補撰出謂金縢之為詩在征東歸時尤與經文前之居東後之王出親迎種種錯迕且魯世家蒙恬傳何又云周公奔楚自相矛盾魯世家何又云周公卒後成王開金縢書出郊以迎不第與金縢不合而王所迎者何人何竟荒忽不成文理至此班固猶謂史遷記金縢說用古文惠氏

棣亦謂史記周公奔楚其爲古文無可疑者以余考之漢書藝文志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悉得之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惟汨作九共泰誓等篇專有古文金縢在今文中卽安國核之而與古文合者也遷與今文不合卽與古文不合閻潛邱以史記周公卒後開金縢書爲妄說而非古文最當是遷雖從安國問而其撰史記采摭極博未必墨守古文不足以爲孔據而駁鄭也七疑孔在漢初旣家藏古文受詔爲尚書傳鄭居東漢之末距古益遠雖亦傳古文尚書而孔穎達序其師祖孔學何意并與孔異則解尚書者當以孔爲正也然尚書孔傳來于吳艸廬閻

潛邪等皆云僞託閻氏謂眞古文十六篇亾于康成之後東晉之前則眞古文者鄭氏實見之傳之而僞爲孔傳之人弃未之見也夫辟之訓法孔傳既僞則以王肅爲始閻氏疑傳從肅來惡氏弃疑晚出古文卽肅所撰然則肅既僞撰韙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之辭焉得不訓辟爲法哉鄭解尙書實未與孔異與肅異耳觀辟之音避馬融亦同是皆傳孔學者穎達柰何以王肅爲孔而以之難鄭哉然鄭注大誥王若曰王謂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此實害義之尤斷非本之眞孔傳者昔虞仲翔嘗奏鄭氏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余考大誥書王鄭以

爲周公禮記明堂位天子負斧依鄭亦以爲周公皆有害聖教諸儒不痛駁此而轉駁周公避居之說非羽翼聖經干城名教者也八疑毛公在西漢之初師傳最古而鴟鴞取子已指二叔之敗是毛亦以東征爲在作詩前矣孔與毛合何可概以爲僞然詩屬隱語毛特傳其遺意言當亾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隱喻武庚既誘取管蔡與之合黨王勿私愛二子必以王室爲重也此即敘中救亂之旨余前所謂隱語悟王俾早爲之備者金仁山謂武庚陰有復殷之志二叔爲其所誘流言撼公公鴟鴞之詩蓋指武庚既誘管蔡必反王室正同毛意安見毛公必謂周公已誅

二子哉頴達詩疏謂毛無避居之義遂分毛爲東征鄭爲居東徙以備亾二子句爲據亦大武斷也九疑古書言周公避居東者無甚左證然余考史記周公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叛周無以告我先王雖其詮次文義與鄭不同而辟音爲避史公已先之矣況墨子云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越絕書云周公避位出巡于邊竹書紀年云周成王元年周文公出居于東二年秋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雖越絕巡不可釋居邊不可釋東竹書二年秋伐殷而于元年已書武庚叛營毖一年亦非情事然亦可證古書于避居之事實

有紀其地核其年者也終疑征伐三年爲期太久究非王師若時雨之義孔傳謂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是孔不限定二年或竟以居統征征特居中一事意辨賊雖畢大軍坐鎭年餘以杜餘患合之歸期乃有三年于如時雨之義庶不背馳之甚也然考竹書云二年秋王逆周公遂伐殷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遷殷民于衞遂伐奄滅蒲姑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奄此與孟子伐奄三年討其君合惟所書五年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五月王至自奄與尚書敘成王踐奄歸自奄作多方二孔氏蔡氏皆謂在成王卽政後者不合或竹書誤以成王卽政後之再伐奄爲周公東征

時事遂弄而一之然金仁山謂周公東征三年踐奄而歸降四國殷民之命遷之洛邑歸于宗周作多方之誥明年營洛邑爲東都作多士篇定殷民焉是多方作于東征之歸多士作于宅洛之始故皇王大紀繫多方于前繫多士于後然則成王無所爲再伐奄竹書于此事實未誤也況竹書所紀自二年伐殷至四年入奄首尾三年皆周公所爲了然無可疑者其間滅殷在先不過數月而如遷殷民如伐奄如滅蒲姑如伐淮夷如入奄諸大事皆于此時爲之雖聖人亦何得遽畢而不必三年也余又以逸周書史記竹書參考之則致三叔于理封康叔于衛殺武庚卽封微子治淮夷

兼定徐戎亦皆叢集此三年中故四國是皇四國是吡四國是遒各句皆有實事包得東方許多國在白虎通所謂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毛訓四國以管蔡商奄當之尚未足以盡詩人之意而朱子不用其說何得更從征討一國之例而以王師如時雨難之哉又何得以居統征謂坐鎭以弭餘患居之時實多哉居之非征斷斷如也譙周云秦旣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事失其本末朱子云尙書錯誤解不得處煞多又曰今但曉其可曉者不可曉者則闕之然如居東東征此其文義極可曉而義理所關又甚鉅若不明白周公將無以爲聖不可概謂其難解而

聽其顢頇了事者也余辨六不合以闢孔釋十疑以從鄭

居東二年東征三年各爲一事其論庶幾可以定歟

耆一齋集卷之十七

山陽潘德輿彥輔

雜著

讀大禹謨

聖人之道禔天下止二人而已矣曰姦人曰淺人姦人機械百出自私而用智屈善而伸淫必殃咎大至乃悟天地感應之常道不可誣也淺人者不必萃姦慝亦往往入于殃咎何也曰自是而不修任情而侮物此即天地之所疾而殃咎之媒也世之人有甘爲姦人淺人者乎然卒不犯此者誰也夫少則怪多則諧既徧天下豈若可以無事者

然而大禹謨曰惠迪吉從逆凶奚人可免乎又曰滿招損謙受益淺人可倖乎嗚虖此十二言者小犯則小咎大犯則大咎蓋六經科條之總例而孔孟格言之先師也天人之際可畏如此得以常談置乎余非信報應之說者也而不能不信古聖人之言以古聖人之言爲不足信是不信有天地也迷藏喪心之人也後之儒者考證尚書以大禹謨爲僞古文惠迪吉從逆凶謂其襲尸子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之文也滿招損謙受益謂其襲周易彖傳虧盈而益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之文也古聖大訓比之于撏撦割裂之流無賦乎不信之者紛紛然也余獨謂

古文尚書不盡眞亦不盡僞如此十二言者非古聖人不能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皆極精奧淡痛亦非古聖人不能作也其他辭氣不淳古者至多王肅之徒竊古聖格言裝以成篇日近儒謂其語語皆由勦襲過矣誠知其不盡眞則可以論古人之世而不得盡信知其不盡僞則可以淑後人之身而不得徑刪余非欲爲千餘年論古文尚書者進一解而調停其閒也重天地聖人之道而已矣

讀孟子

堯舜聖人也禹皋稷契皆聖人也孔子不遇之堯舜也顏曾思孟不遇之禹皋稷契也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韓子曰孟子功不在禹下即此義也自程子乃謂孔子聖人顏子亞聖孟子大賢亞聖之次等級遞殊吾不知其何所據也其言曰仲尼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其所據殆以此歟不知此以己意窺聖賢非聖賢之本量也夫謂仲尼元氣當矣若顏子止于和風慶雲孟子止于泰山巖巖是顏孟止有聖人之一體而非具體者也一不合也迹不迹非聖

賢之所計程朱所謂微顯無閒表裏精麤無不到者是也
今必以無迹爲最上其與莊子謂聖人無名神人無功者
何異顏子之溫溫不言以孔子已昌明道要而無待乎其
言也孔子沒而曾子老壽故其言漸多矣子思去孔子漸
遠故其言愈多矣孟子去孔子彌遠人心愈壞邪說愈熾
七篇之發揚蹈厲濤奔嶽立不得已也今不熟思聖賢之
時勢而徒以其言語之有無多少目之曰微有迹其迹著
此眞觀其迹而不察其心者也二不合也此二不合者七
百餘年以來無一人疑議及之此孟子之書所以無一人
不讀而豪宕之士往往存一非孟刺孟疑孟之私心于胷

中而不能化有志于聖人之道者遂終身悃悃然不得其門庭堂室雖刻意勵行止足以爲善人正士而不足以列于聖賢之林皆此故也不然如程朱二子者其立志也自十數歲時卽以聖人爲的其制行也由少至老無一言一動敢背乎先王之成法而考其學識議論于端木游夏猶不敢望何哉自視過高以孟子爲不足學遂于孔子之言亦不盡得其所以云之意也程子曰學者必學顏子方不錯孟子才高學之恐無依據又曰孟子有英氣英氣最害事不若顏子之渾厚夫孟子之博學詳說所以能知言者卽顏子之博文也孟子之存心養性所以能養氣者卽顏

子之約禮也顏孟豈有二哉今必以顏子之溫溫無言爲常法而以孟子之巖巖雄辨爲無足依據爲最害事果無足依據且最害事矣又何以爲亞聖之亞哉以此論學乃東漢黃叔度陳仲弓之行徑爲一鄉之善士則可曰非聖人所謂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者也夫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皆胥生烁殺並見者也不明乎是而遂有枉胥風中坐一月之說遂有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之說遂有教人且靜坐之說遂有聖人怒在物不在己之說遂有主一無適爲居敬之說遂有爲政以德然後無爲之說遂有凝然不動便是聖人之說皆非聖人立教之綱宗也夫孔

子之道統于時中孟子之道統于集義集義乃所以時中也學者亦集義而已矣集義則喜怒哀樂中節而和矣烏有一味和靜而以無怒爲賢以無爲爲宗以主一不動爲能者哉豪髮之差名爲攘斥佛老其實沾染于清虛寂滅之教不能埽之以淨盡而又何責乎象山陽明之流哉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此善言孔子者也此所謂旹生烁殺並見者也而朱子曰厲者辭之確伊古以來未聞有以確訓厲者朱子之意惟恐以嚴厲爲訓非聖人辭不迫切之氣象而不知孔子一生無一語不明白直截氣挾風霜而不必以迂緩煦嫗爲中正

藹合之儼然與溫卽爲渾然之元氣矣夫中正之元氣豈
辭不迫切之謂哉以辭不迫切爲聖人然後覺孟子之言
與孔子不合而信非聖人矣夫伯夷伊尹柳下惠其去孔
子大有間孟子猶稱之爲聖人孟子與孔子同道而具體
而轉謂其非聖人何哉程子論孟子曰未敢便道佗是聖
人然學已到至處夫學到至處卽聖人矣謂其學到至處
而又不敢謂其爲聖人此騎牆之見也若曰孟子大矣而
未化也故不足以爲聖夫孟子之幾微未化恐非後儒所
能窺也以余觀其書出處進退辭受取與辨義行權天理
洞然亦可謂化矣其一生願學孔子成就歸宿專在是矣

程朱欲學孔子而不能不微抑孟子此雖推尊孟子之書與孔子並而豈知孟子之本量者哉自程朱首發此論王伯厚遂有孟子學伊尹之說直疑孟子與孔子不同道矣妄之尤者也綜而論之二千餘年之儒者漢鄭唐孔不知孟子者也宋陸明王竊孟子之說以文其佛老之學與孟子相背者也惟程朱欲接孟子之傳而又不以孟子為聖人孟子之道不極尊則孔子之微言大義亦不克彰著于天下後世偉哉韓子之論也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曰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可謂獨有千古矣惜乎韓子之學未忘乎文辭而時以孟軻與荀卿司馬

遷之流亞也宋儒司馬君實者其實體力行不下于曾子以不信孟子而信揚雄其識遂迥出程朱下而為後世之所訢病明儒劉念臺者知孔孟為一而敢刪撥論孟之書名之曰合璧其無識又在司馬君實下今之世人人言經學矣鄭孔訓詁之末習自孟子之書童而習之而無一人肯究其微言大義此六經之所以愈詳說而愈不明也稍知拔俗者猶不知象山陽明之為非勉而嬌之篤信程朱之言自以為至矣盡矣聖人之道在乎此矣吾懼其憯然于孟子必憯然于孔氏之書也或曰程朱不足學歟曰程朱表章孟子有大功于聖道者也若謂其直接孟子猶未

之敬信也余敢仿端木子立言之法綜而斷之曰孔孟之道未墜于地在人程朱賢者識其大者漢唐諸儒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孔孟之道焉後世有聖人作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曰見其文而知其識聞其行而知其力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儒莫之能違也自三代以後未有孟子也

書韓子對禹問後

韓子對禹問據義立斷理甚正辭甚确可謂儒門之英傑文苑之典誥晚周作者不是過矣雖然韓子欲以理勝而不考事也且孟子非空言天者也考禹薦益之年曰七年

考益避禹子之地曰箕山之陰年可紀地可按其非鑿空甚明今韓子欲伸其慮後世爭之說直以孟子爲求說不得而託之于天者意韓子必將力駮薦益一事而後可以力駮孟子天與之說今韓子于禹薦益未嘗一語及之不敢斷其爲烏有矣烏得謂禹實傳子更謂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哉且薦益一事不獨孟子載之史記竹書亦皆載之子長嘗問古文尙書于孔安國其紀薦益事不必從援引孟子而得也況孟子時尙書未佚學者具見孟子又何能自撰一言如完廩浚井諸事先儒謂有無不可知近儒則謂孟子必據古文尙書而史記亦采之其說較先儒爲

長也史記幷云禹東巡守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喪畢益讓帝之子啟較孟子所謂薦者更進尤足爲禹欲傳賢之證至以竹書之駮雜獨此事亦與孟子合其中與史記異者史記禹立十年崩竹書禹立八年崩余考竹書云禹三年皋陶薨益爲皋陶之子雖不足信要之五臣敘次皋居益先禹甚不當舍皋薦益史記云禹立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皋陶卒而后舉益任之政皇甫謐亦云禹即位以皋陶最賢薦之于天未及禪會陶卒然則皋陶既薨禹乃薦益孟子所謂禹薦益七年禹崩者合于竹書禹三年皋陶薨之説合于史記禹立十年崩之説精實詳確如

此其言箕山之陰與史說箕山之陽不合或史記傳寫誤且凡孟子所言考年考地無一可疑其不引薦臯者特以其事不終薦臯而臯薨矣薦益而民歸啟矣禹自傳賢天自傳子非天而何故孟子之論天從唐虞夏三朝實事歷歷考證而得者也烏得以空空之理破千百年成說哉或曰韓子是文固垂之千萬世而無獘者雖不可以匹孟子亦可自爲一說爲孟子義一之證余曰韓子以理勝孟子事理兼勝余欲據事以考理故不得不絀韓而伸孟也

書歐陽公胥炦論後

歐陽公以隱公實卽君位趙盾許世子止實弒君信經不

信傳辭氣甚正然予以爲傳文亦非盡傳聞之妄也何則隱公之意原非子臧季札者比祗以先君愛子鄰國周知不欲遽拂之故以爲桓而立爲辭左氏曰吾將授之穀梁曰將以讓桓將之一言口惠云爾經書公者據隱之事察隱之情誅心法也傳書攝者特據此口惠載之不能勘其是非之微而經書曰攝所以來歐公之譏要非傳聞之妄也趙盾歸國之後既不討賊弁使賊逆新君其蓄志弑君假手趙穿可知經書弑者亦誅心法也左氏穀梁皆記董狐反不討賊之言辭似寬廓意實譏其主使穀梁所謂志同則書重是也特未能明白示人又皆以出区不遠爲責

且邪也命之原于陰陽也理所賅也故陰陽相推相衍而成人氣雖偏而理則一君子修之吉而小人悖之凶推命者之論陰陽也利所軋也故陰陽相推相衍而成人數有權而理無用賢智者聞之則矜且怠而愚不肖者聞之遂至于無忌憚烏可不辨哉今之業是者挾小技以乞食何足屈吾徒與之辨然推命者之術自陶宏景著書已名以三命鈔略習其術者無不以知命目之夫知命而狂乎此區區者天下將無一非小人吾雖不屑攻推命者之術要不敢使天下謂命與推命者之術混其不中者無足論也其偶中者尤足以惑人噫乎漢以來不惑者希矣相陰陽

觀流泉聖人之度地也形家出而亂之頭容直足容重聖人之鑒貌也相工出而亂之危使平易使傾聖人之卜筮也巫瞽出而亂之惠迪吉從逆凶聖人之感應也浮屠出而亂之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並存已不可混而爲一尤不可也不惑者其惟好義之君子乎其所以爲知命者乎

王半山作推命對謂貴賤天所爲賢不肖吾所爲禍與福君子寘諸外故不就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問其論甚美然業已許之曰善推命知貴賤禍福矣若曹不居然抑命邪半山雖不就彼問或未盡然也語雖本北史孫紹善推祿命魏甯善推命之文然命與推命者究奚涉作此文續半山且以正昌黎李虛中墓志自訖

貞女對

女子以義行見者三曰節曰烈曰貞或兼之曰節烈成爲婦者也夫婦成而後情志合情志合而後禮義生故今古賢之貞未成爲婦者也未成爲婦則情志禮義無所從出焉而又何爲也哉吾疑夫內若其心以邀此名也且未成婦而嫁不售其爲賢則貞者隣于反常道而不免爲不賢也荅曰天下之事有疑而可從偏而不反于正者三曰子婦事父母舅姑割股療篤疾曰父母歿廬墓三年曰女子許嫁而夫歿遂守貞不嫁以終三者驟視之皆事理之可疑而偏者也割股疑于殘支體之不孝也廬墓疑于弃宗廟之不孝也守貞之疑于已獻之矣雖然不忍視父母之

死而以身救不忍背父母之形體而以身衞二者皆發于仁者也聖人以仁納于禮衆人每假禮以文其不仁賢者甘過于禮也而不甘于不仁故割股廬墓之事出焉夫守貞之心亦若是已矣許嫁而夫死而又嫁禮也許嫁而即不忍嫁仁也仁之所發卽禮之所弗禁子見夫爲人臣者乎仕于朝而死君之事或矢不仕二姓禮也而不有未仕而亦慷慨以身殉或終身不仕者乎而不足賢乎割股一時之危也廬墓三年之短也守貞則終身以之吾未見邀名者能恆其道至于終身者也然則割股廬墓可有邀名者厠其中而守貞斷無之子于割股廬墓者不敢徑㢊其

不孝而守貞者則謂不如嫁者之賢何子之果于立議也節烈之夫已娶者也其夫歿而無後必宜立後者也貞女之夫未娶而歿則不必立後者也不必立後而得一守貞之女爲之婦則不得不立後是能令其夫歿而不歿也守貞之功且倍于節烈矣故謂義而可從偏而不詭于正者此也寶應郭貞女者幼守吾邑陳氏夫歾來居陳氏家二十有三年矣其艱迍困苦之狀談者不忍述余之筆不忍書也居艱迍困苦之境而必以貞守吾之所謂仁也所以使居艱迍困苦至極之境者必有如或人謂反乎常道不足爲賢之類也余聞而哀之書此往邀陳氏以大彰守貞

之義使疑者知所取正焉貞女夫名本嗣子名某

書鄢陵蘇母節孝事略後

余幼讀論語子夏氏論學以賢賢置之事君父上竊疑其失敘及觀中庸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而後悟焉每覽史冊友道浮濫禍及家世往往而是謂同志曰居今日而有能擇友者孝子也夫行所以積孝也友所以策行也求友于酒食勢位者孝之讐也求友于淹雅文藻者孝之薄也夫五倫始于父子終于朋友朋友之道不明則父子或幾乎絕矣無終則無始也鄢陵蘇君源生持其節母行略示余余獨感其母之杖之以不良友偶見過也喟然歎曰是

母也天下之知毋道者也蘇君必無不良友矣京師之地才彥闐溢易于求友亦易于終身尤不可以勿審也昔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子曰大人方願交驩柰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也夫霸中興之良臣也而丹遲審如此此可以為百世法也知交滿地飲食徵逐聲名頓起一敗不振父母之辱也吾聞蘇君嗜讀經經之論取友也嚴蘇君必有以審之矣

與挑澗河議

山陽城南與文閘下澗河縣亙百里于淮郡利益至多就其重者言之達三城薪米一也溉兩岸農田二也運鹽阜

漕船三也宣運河盛漲四也洩三城積潦五也輔闔城形勢六也道光三年請帑興挑河督黎襄勤公愼重此河親詣勘工是役之帑闔縣攤徵誠知澗河爲山陽闔縣共賴之澗河非他河之可比也夫以闔縣共賴之河興挑之帑可以攤徵一縣而今以一河之上下游徑爲畫開兩岐之說謂河之淤澱下游宜挑而挑爲利上游不宜挑而挑爲害有請挑全河之舉則上游必從而阻之可乎不可也夫上游之不欲挑亦非無說后塘以上之田舊植旱穀以河底日高改而蒔稻若浚濬河底恐于引水插秧不便不知此特一二十里內外小小不便之私情而非澗河百里全

局之利害也郎人心好私不盡明公義吾請專以此一二十里内外之利害言之淵河灌溉所及前因淤淺止至受河盧灘頻年以來漸及小閘無水矣漸及周莊無水矣今夏則后塘且虞無水而栽插費力矣上游不挑日淤日縮得水且日促則東門以外上下之田又可保乎患已及我不知豫防一不可也淤澱雖在全河而上游之淤尤甚淤尤甚則水不下注上游必不能容潰隄衝田爲患愈烈隄潰之時必急閉閘涓滴不下雖至易得水如寶帶河側之田亦與下游之斷流等若上游挑去淤澱水得暢流永無潰隄閉閘之慮利人即以利己否則人已害均絕無畛等

明知此害而故蹈之二不可也全河興挑上下同利其上游以爲不然者不過引水插秧未極自如不能放水入田然水車溝洫略用經營仍可插秧斷不至改植旱穀若上游阻挑則下游歲歲無水一禾不能插一粒不能穫富戶由此貧貧民由此死雖幸逢樂歲而枵腹嗷嗷死亡接踵慘痛不可言狀較之上游設農器通溝洫之勞費害殆十百萬倍也夫治田者農具故宜多溝洫故宜濬不得諉爲分外事今若宴安而惜小勞重財而靳小費于治田者分內當爲之事亦不肯爲同聲一詞謂爲不便致數十里之中富者必貧貧者必死亦仁人君子所不忍爲者也必忍

而爲之奪水之鬬毆爭水之詞訟無水之怨讟詛百數
叢集雖有水亦不得安況又有日淤日促之遠患與潰隄
開鬧之近憂哉其不可三也此三不可之說皆揆情度勢
切近易曉上游凡有田者靡不淡惓乃挑河立議時或捐
費或出夫上游每觀望遲疑甚則有控訴爲阻撓者蓋偶
一計及終爲小勞小費浮言所動而不知此一二十里内
外之利害亦在百里全局利害之中誠欲利己者祇宜合
而籌之不宜判而異之也以人身譬猶腹不宜物之梗塞
而胷及喉可梗塞也有是理哉要取淵河全局論之河遠
及鹽城境内乃者修開之費鹽人公議闔縣攤派爲運道

起見也淍河于鹽邑除溉岸側田畝外止利運道倘昔之一邑如此而吾邑淍河之利至多轉持上下游兩岐之說其私己拂公不重爲佗邑笑與況修閘徵費下游踊躍協濟不敢視爲度外事引前此上游修閘之一議以爲口實夫閘爲上下游公共之閘則河爲上下游公共之河亦情勢當然者也是故凡議挑淍河者茍不請帑則必業食佃力業食佃力則必先捐費充雜用後出夫應挑工而捐費出夫必不當有上下游之異也章章明矣㳺自請帑一役後淍河之不與挑十二年矣淤澱日甚受累日衆公私交困不忍坐視復議與挑吾知上游諸君必不持其小小不

僅之一端以阻大利違眾志況前此業曾仰力之衆皆推夫作費俾充雜用今以淤久工多議夫歸夫之數田多戶大者別捐費備用其公慎彌有以服人也雖然捐費出夫用財者所慎重也爰與同志議不憚絲瑣申明其亦得不然之故質之上下游凡有田者以息忙說示久遠收利益于無窮焉謹議

釋言一

色陰也聲陽也言陽之陽也人陽也物陰也君子陽之陽也故人能言君子善言物不能言鳥陰之陽故聲清于獸默蟄陰之陰故無聲然則非陽無以聲非陽之陽無以言

天下之險詖私詐者雖人乎哉其陰也類乎物其言雖可悅鳥之啁啾也故人能言者也而君子善言者也以君子觀之雖謂人不能言惟君子能言可也故人亦陽而已矣治其欲斷而絕之大遠乎物矣而後言故其言立

釋言二

終日言而人不聞有一言者其言也非口也身也不能身而口之自夸誕也自責僞也勸人誣也督人僭也誹人妄也紛然覺其有言矣有千百言無一言之用有一言得一言之禍者其斯人也歟易曰兌爲口又曰艮止也禮曰口容止兌說而不止則窮矣窮之災也口爲大言有序悔亾

艮之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也故又曰艮其身

記言一

余謂郭生曰甚哉疑之難破也余聞某生云有術召僊者箕頭刻萬言時盛夏礮雲斗合雨如注赤電竟天霹靂轟壓角欲動人伏地不敢聲箕者大書曰雷神休矣毋相見也雨霍然止雷循循去之某親見者郭生太息曰妄而至于如是也而其精神亦一矣夫精神不一不能誠精神不一則亦不能妄之至夫雷自起自止于其閒而彼妄之至者一其精神則亦默自覺其有以驅遣之而無疑夫疑則不至世之妄者果能不疑則必至而天下事亦修然有不

足爲者矣余笑曰子之説欲天下知是人爲妄之至也而不知者且謂子導妄者以不疑吾則謂不疑而爲妄之至而其疑乃終身不可破也郭生曰然哉

記言二

郭生曰氣無定者也形有定者也龍之形時大小何也余曰龍純者也純則變龍純陽而之陰者也故變郭生曰子猶以爲龍變邪夫龍則何變之有夫負不能不升蟄蟲不能不振雉不能不爲蜃田鼠不能不爲鴽然則龍亦不能不變夫龍亦物也子獨偉龍何也夫惟人進于氣而有以制氣是故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龍純其氣于形

故能變龍受制于氣故不能不變嗚呼大哉人也哉

答問

客問曰文于道為末子每思以文章轉移一世何也曰人有不願為男子而願為婦人者乎人有已為男子而猶願為婦人者乎然而今之文士何願為婦人者多也順時而畏其不合悅人而慮其不工何其求為婦人之甚也推而論之二百年來之詩文亦何其男子之氣少而婦人之眾也可悲也予悲之故欲從而輓之曰文與行二也文柔美人剛正何害曰文虛也行實也今虛者尚不敢幾微拂人意而以順為正而謂其實者將特立而不撓于俗其誰信

之曰此非得已也士順時則大者弋名位不順時則衣食且不可謀而亦亾至矣曰天下之事萬端義利盡之矣義利之辨明大之爲聖賢忠孝次之爲文章之雄今義利之所以不能辨者亦生蔽之也亦生之蔽不能破雖求爲文章之雄亦不可得傳曰亦生有命此語無一人不知而無一人知之果知之則文章之雄可以坐而致而聖賢忠孝之塗乃由此而漸啟焉然則所論雖不越乎文章而天下男子廉恥之氣由此而勃然起沛然達則文章者即風節之綱維家國之柱石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即此義

也杜子美曰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爲尊然又曰文章千古事又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其亦窺此義矣客默然退予次其語示從吾游者

駁議

自東方朔作答客難嗣是揚雄有解嘲文有解難班固有答賓戲崔駰有達旨蔡邕有釋誨陳琳有應譏郤正有釋譏夏侯湛有抵疑束皙有元居釋皇甫謐有釋勸論郭璞有客傲皆借設論之文自伸厥旨歸于崇恬黜競而已同志異詞紛綸祖襲譬之暘林舒蔭萬鳥弁翔康道飛塵千馬合轍僕竊謂嗜學過矣至其命意不頗可以采焉厥後

昌黎進學解郴州荅問體則承前氣能轢古文苑之球鐘
也鄙懷欲抒情詞之流徑希前哲是啄葩而慕鸞音疲驢
而逐駿步揆才挈力一握爲笑爾
先生方提槧而坐藉書而居左右者匑巡負牆竦如也有
客揚頞擧眉撮鼻而嘻曰詹詹哉非子之爲也吾聞學者
才之粿才者名之券名者身之章也故蜂孕厓潤茗秀谷
芳豫章卓塗蒲鬱陋其質縣黎照戶碔砆韜其光方今之
士燚飛景埘驥迣龍驤靡不蹙足蹀僟于都會而子儐屆
折挫囧囧無介不亦惍乎吾邇子十稔矣面目黴黑手指
拳局一髆未畢口涎盈幅背與晝昳呻嚘迫促足下自以

爲處此稀晏凡席如旃廈寒暑猶信宿固將騰風絕雲倏閃遂倭倭乎霄霓倚睨乎天閼也而已長翮六鍛餘腹背之毛尙將覽輝千仞流韻九臯哉近尤掌闈終日嚅嚅與古相角神器太繁目涉緜博吐棄時好斲至于古立言之賢曜靈急下子不繩縉之乎不然何以咆勃而恚驟也吾恐學不可卒修其乎世滋剌謬矣且子縱未得登螭陛御熊轓學覽東觀礜崇南山曷不返一眺之耶闤乎胡依眤窮倉苞裹羣籍東西側竄歲無定跡子弓已撥猶教人以轂碎一室之中咜喋囁哾塞聰謳視瞉硨蹕琁雒誦百紙聞之者走當之者囚子督之曰茂鴻續樹駿猷乎若夫狂

傎爲家疏萃爲宅朋友腹誹親戚面諂子方以元氣爲傳載籍爲友淌洋漁漫于無成之塗游目百世揮掌八極而不知頗類之未除也夫大鵬與鷽鳩同枝巨鼇與蛙黽共井雖中智尙恧之况子之握龍輔衣錦繡何不研心世味投閒抵隙與羣賢爭信屈顚屏絕聲氣含哭河洛而謀饘飦以甘羈束也走所未服者先生于是蹙然改顏復煩爾而笑曰信客之談所謂覩熠燿而懼蹈火涉瀅流而震爲江河也豈不甚善如才之不度其稱何今夫應龍之升負靑天浡沈淵其氣精也乘黃之行踰崐崘跨月窟其德巨也子謂先生之駕短轅而窘尺水先生亦慮子負重而輪

匡游海而颶狂也夫一玉一石珞琭如緇白一錯一金英
爽有升沈先生豈弗思垂纓振履躡跡時賢登金閨而賦
淩雲哉顧時不可彊而道不可紛也今先生口舌呼啞身
志侮辱攸攸恤恤冬夏十易舊氈不青破帳成墨從先生
游者又非有歆夫芳行冀傳道而祛惑此雖洪泓無繆尙
未至乞焰高門昏夜俯仰匍匐怛懰以身爲其隸僕也卽
和足六刖而吾情逌然棲于混沌之交八之病先生者入
于膏肓非先生有煩滋闐噎失其贅囂者也比者先生訟
其察時之左趨道之穤勦勦升日昭冥弗陸用是㳺唐虞
沿商周六學皆大與醒與酬秦漢以降冊牘塡壓近而不

故窺者源近者流細志狎者神卑也稟經爲心植道爲體遠矢百歲冥冥于斯弗厭弗喜羲和雖急節哉非吾之所忸怩吾聞壯學日中老學炳燭先生雖憒愚躋駿眉髮亦未禿足下蘋四海筍九邱者邪何阻人之好修也睽賜世之學者守枯株爲鄧林仰部婁爲岱霍先生著之故非前聖之口弗誦非三代之彥勿諏不欲執近崇遠衺由聖塗蕁蕁異端紛糅卽家奉昌平人懷東周而駮駢馳騖者蔑以尊訓詁而斥嘲啁也今將問世以金石碑版苔蘚刓者則夏后琱戈比干銅盤毛伯古敦子尾犧尊太公般谿之碣叔敖期思之勒有能審偏旁斕篆刻者羣詫爲鉅儒

之特識矣復以鴻都滋謌鬨成姝科二徐贊許厥功番番
于是李斯上聖史游大賢通人一刺雲書蜿蜒有司校藝
活東滿篇此又今日之學力也若夫棠詮千言荼辨百日
陰陽不分而疑義圖誓誥不知而出孔壁豈足以謚心而
刊謬哉口以生垢而已大道鴻濛文章彫蟲然而舍穜秬
而賓黃莠鄙絲麻而尚纂組亦非一世之蒙也弋獲攫取
頻頻不休此瞽瞍之黼璪后田之鋤耰爾足下目瀏凡響
日涅舊汙謂是詞場襟帶學圃盤杅惆嘈稱說精匿魂遣
而諷先生戕其心芽吐其道腴與數者揚鑣執籌競先後
于四達之衢此則迫韓哀而駕小駟使般爾尸戶樞也乃

爾是過與先生雖田不飽秫刈糧不充朝廚擔囊而走與
世呴喻而敢以單庸之才靡老唾釋文志不束訓詁才不
事彫刻晝夜不息以聖籍爲斗極其敦誨小子譾鄙不足
述顧非藩溷中物矣一舒一卷白雲成章一洄一漩流水
瀉瀉學之顯晦既有時其議先生者充閭溢巷或將以鍼
先生之心盲也若敬承足下之教以時譽爲美以樸塞爲
陋撞挃于衆目之前騰踔于朝賢之右乃可企前修之赫
戲培學殖之蔎茂則千鈞之弩不弦而張一瓬之舟無水
而行僕靈臺罌罌窒如暗牖良言陳前固不敢受因倚戶
而歌曰至道之匪遠兮斯人之窮窮兮减汨于勢利而不

知所返兮匪吾所思存兮吾將臺簡以歷天眞苟前聖之惡儱侗兮吾亦削剗而習浮文左右喜樂容亦覺瘖㦨然就階蹇吃而去

幽暢賦進德之門駮議則修業之衡也一作于二十五歲一作于二十六歲今十三四年矣德業竟何如哉覽之自惡存之自識焉癸未八月自記

齋中雜物銘

物有銘古義也或曰古人省身之篤靡物不遇雖小物廩廩然予曰義豈獨此萬物皆分天地之形以爲形有其形必有其理闇者日引之于禮樂之前而不省明者雖日用常物將求其理以淑身焉物苟無是理卽聖人能遷藉其

物以省吾之身哉吾聰明閉塞二十有餘年近稍知學取齋中之物近于吾身者銘之凡二十有八硯銘我之拙爾之樸我胡不明以后田求菽粟墨銘磨爾邪磨我邪我不日進而爾日退爾嚮固磊砢者邪筆箭銘爾無用而焉能束羣用猶取爾之空洞鎮紙木尺銘慓悍易動見爾憎朴直無致有威稜界紙鉛條銘不能一斷施鋒銛旋別曲直徒爾嚴私印合銘古直班駁之族蟠孕于腹而形何局局爾以后爲肝腸宜無入買爾櫝水注銘涓涓潤澤爾何德波瀾萬古亦爾力墨牀銘盤旋不止藉爾息爾善誘物以宴佚怠廢堅不起黯黮弗可洗書鐙銘爾身雖卑爾照則

精守明不晦煎爾菁英硯合銘將以文勝而必斂之惟通
元者自檢之筆牀銘豪鋒所值銳且勁不乜退息利必鈍
書廚銘開闔出入不可窮天地萬物羅當中私印銘知吾
名而不知吾心一則曰瓦礫一則曰球琳私印砵合銘厥
外絜厥中文飄秦紫泥策爾勳砵硯銘后易奪堅丹易奪
赤點汙者目爾側眼鏡銘遠近易嚮光明之障自鳴鐘銘
入于機者不能出于機知時者奚必使人知筆銘纖纖之
身大有爲善惡在手擇所施紙銘材薄亦爾以我無反覆
爾無側其理書函銘曰狎經史所藏者幾籍書布銘衣被
者近將老爾于經席香鑪銘明縣縣灰亦然字帖銘神力

不授今鉅手得形自豪古木偶爲絲闌銘待非常者宜破格而何煩碎而甓迫燭銘貌光而華才盡財豐茶甌銘將淸賞髙濁何哉所受者弗博茶船銘萬物勿沈溺淸苦已甚亦累德几銘不廁雜賓座吾對爾登恩臥

五賢贊

道光十六年自都南歸暑毒雨淫坎懍不樂同行曾生曰君子之樂有所得于己有所濟于世有所傳于後三者而已三者以己爲本士賢自得耳作何恤焉予曰僕奚足語此求之古人必若周之蘧伯玉漢之黃叔度晉之陶元亮唐之元紫芝宋之邵堯夫乃自得者與遂爲五賢贊

車音安安魏闕之間車音雅雅言歸于野廢而悒悒寡過
何為滮滮淇水可以卷懷
陋巷闃寂濂谿未來汪汪黃生太和與期涯涘弗泯濁清
皆滓吾吝既萌乃思夫子
夷清惠和思狷黠狂沖然高寄處其中央南山飛鳥日夕
在眼我有琴尊求之愈遠
朝登琴臺夕駕柴車疇無倉宇無其清虛笥餘一縑孤窮
則裕于蔿敖瞽以繼韶護
百泉之山不鏟不扇洛水定居以游以宴鳴鶡南來微聞
太息暝坐焚香默觀皇極

醜石贊

物莫不病醜雖然醜非病也病醜病矣西序下有一石廣三尺高不及尺察其形異旁礨砢而涅嶙刺而平露竅不靈膂骨不臞峭則無峰坦又生皺質微而理婉體隆而勢傾黯似黝厖雜似綠濁似土沃盥似溼靜伏也似貍負塗也似豕拳曲似鷺神不飛勁猛似鶻體不峻齋中之石遴其醜者此為冠然予處此一期其旁羣小石或倚于檻或環于池久則傾側離徙莫省所歸其大者則不變石與不識石之夫提挈去而茲石以醜存嬰乎名山峻嶺與雲降雨鍾人毓物自効于天地具石體者當如是也若夫樹之

爲碑環之爲甃植之爲屏横之爲几鑿之爲鼎刳之爲盂
揉之爲硯戛之爲磬人雖賴之然傷其本體瑣瑣役于世
吾悲之鑿能負重者橋梁道路階戺楹柱垣墉之任各有
所施既久于用亦不全其體降而恃其空靈巧妙爭寵于
名卿大家爲清閒祕玩與世盛衰雖有美名吾鄙其物矣
玆石也處卑不惡汙投閒不苦宋不以弃材懟天不以修
容愉人窺其初亦欲以興雲雨澤天下爲事處非其位姑
遯于醜醜也者扶輿清淑之氣紆回蟉曲而出之物得之
可以葆初貞性者也其足病乃所以不病者邪爲之贊曰
我校石妍石以醜堅石校我頑石以醜安人呵石蠢石如

點首客道我拙我色赳赳后分山精以醜得渾我稟天道
陸巧入阱后我相守孰靜孰擾非我病醜乃慾病道撫膺
對后萬感泰定后平師平茲請受命